

永樂大典

卷二千九百七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八

九真

人

長人

太平御覽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周書曰。丘陵之人壽而長。帝王世紀曰。禹長

九尺九寸。祝湯長九尺。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孟子曹交問曰。交聞文王七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春

秋漢孔固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希望之如平。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

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璆語曰。齊景伐宋至曲阜。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

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也而鬢。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所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史記

曰。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詣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八

名顯諸侯。今者妻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于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妻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

以實對。薦以為大夫。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夫。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車千秋長八尺餘

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

本狀對。上即日賜沐衣冠。拜為馬監。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第于未朝。見商而拜。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

圍。未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域。西北昭如。海瀕。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則則枕

鼓。以鐵著食。比皇天。所以輔新室。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容身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淮南

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後漢書曰。趙一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恃才倨傲。朱觀漢記。馮勤字衡伯。魏郡人。曹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

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蔡之號。萬石馬。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優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八

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于孫似之乃為子沈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休實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守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大將軍袁紹控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袁宏漢記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而鼻雄異而性質厚人多敬之 魏志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異勇力絕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類于也 尹綽字景亮長八尺腰闊十圍魁梧有大志 晉書載記曰劉暉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馳捷如風雲曜目以重之 世說曰滿寵寵于偉偉于奮皆長八尺 三國典畧曰寇雋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人朝雋身長八尺鬚髮浩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脍 祖冲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今以聞健以妖妄召

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寇登於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沉重質畧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学好古個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影附焉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來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銜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鸞曰所獻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縣是拜遂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度溫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辨善論雄武使方馬孝友直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有甲香長十尺以上為拂蓋郎 裴崇仁秦書曰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瑰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為所作偉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哲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

素不好聲色。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切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北史隋本紀：高祖仁壽四年六月庚午，長人見於馬門，隋書五行志：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大見亡，後二歲帝崩。唐書李義球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胡仲子筆抗湯游集：長人詩：「祐長難掩膝，絕似漢金人。」樓志幻全體：天丁現後身，眼高傾四海，力大引千鈞，手挽銀河水，米消絕域長人。太平御覽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衣上塵。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

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洲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人長一丈。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鉄頭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鉄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家語曰：吳代越，魯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木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

水樂大典卷二十九百七十八

三

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容。曰：防風何字也？子曰：柱國之君，守封隅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柱國氏，於周為長。崔氏今日大人，容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左傳文公十一年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僞，如富父終甥，搃其喉以矢，殺之，埋其首於于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曰：宣伯曰：僞如，以獲其功。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迷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首見於軾。春秋考異：鄭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羣聖居之。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憑怒，使滅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長數十丈。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箕，頭異髮，唯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不咋細格切。此人以鬼為飯，以霧露為羹，名天郭，一名食耶，一名非也，一名

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各兩名之又西北海外有一人馬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為路也一名仁禮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俱生而不送故曰信一名神又西南大荒中有人馬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益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老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又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百輔周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隨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殺殺陰陽氣息為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梁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骨好騎駱駝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容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翁萬頃之波山容曰野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陰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鮮不足充餽餽音通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必若憂患遠雜三秦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郭子橫洞冥記有丈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背手足各三指張華博物志有一國亦在海中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他皆在沃沮東大海中夷堅志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小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蹲踞摘菜忽聞樹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為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而去俄頃聞首戴一鏡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遂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船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指處如椽徐斡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臨洮長人

太平廣記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
於是鑄銅虞十二枚以駕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宥渠長人** 平太

廣記蜀長老言宥渠故實國今有寶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
見宥渠秦史吳母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
其祖出自宥渠有

赤憤長人

太平廣記魏郡張本富貴宅與陳
應應舉家疾病責與何文文先獨
識者皆以為應

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史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憤呼曰細腰細腰
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長人為誰答曰金也在西壁
下問君是誰答曰我杵也今立竈下文掘

外國長人

鄧氏聞見
錄康節先

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寧
公見一道人言嘗沉海遇船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
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膏之食以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
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
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張氏可書明州一海船附帶到廣州

一兵已在一海船上有發廣州遇飄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
長人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鋤相視而笑久之遂以手

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皇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
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携一大瓢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
於穴中覘之惟深皇懼二長人酒盡欲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
手提兩脚劈作兩片各餽其一遂醉卧老兵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窺伏田
野中望見有海船過哀鳴求救

永樂大典卷二十九百七十八

五

新羅長人 新唐書東夷新羅傳
新羅長人者類長三

丈銹牙鈎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啖禽
獸或持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

溪洞長人

夷堅支德興士
人李扶字助國

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參軍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巖產一
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通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
所由未初惟持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啖之洞丁不勝苦困屢
聚黨數百往攻聞惟望人至輒遁升山顛連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
操鐵弩傳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姑焚其所居其誤穿於往來之處而
為惡益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伍持矛鳴鐘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僮
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濶而行人挑或遲鈍在彼立為所獲壯有膽者
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疇耕種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聞

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疇耕種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聞

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八

洞千口惟賊者殆半不聊厭生悉徙避城郭赴愬于郡弓發屯兵圍捕之聞其不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述檢者武駕悍勇生於人久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惟首以贖罪只得一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宜守欲聽之或疑說計未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鋼鐵鑄大推逆之別運五十兵助詣洞迨至者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髻髻似有大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喝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脫傍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敗絮碎帛全如大窠蓋其宿此處也馬潛伏室內以俟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一扇施拐撐拄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轟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林而來馬亟起發奔陷其一足痛垂以椎作於地舉頭見人握手憤憤欲作敵而為鹿所壓不能興猶翻手搗馬生脚撮其朕肉一大片馬連運推格其腦遂斃之拔佩劍斷頭流血數斗呼集隨行兵昇屍獻于郡洞蠻踴躍歡謝各逐故族群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元官李格及見惟屍言之尚怖栗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韋自東殺二野叉之法也

海島長人

河滸賧車志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人

永樂大典卷二十九百七十八

六

一大林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淺衆皆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腹即前掄數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深處舉大鐵籠罩之長人常一人看守倦即卧石上捲其耳為枕馬時揭罩取一人褫去其衣衆共裂食之內一人竊於罩下掘土為窟每守者睡熟即極力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濱值番舶得送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

姑蘇長人

岳

程史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廛懸坐如堵牆不可出亦輒傾巾從觀之日喧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圍粟蓋立園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是皆微僮有瑤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為帥周伯問一往必敬若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財之浮于海至望仙舟舟馬

夢

殿前長人

南史陳本紀後主禎明二年沈若道亭殿前長人朱衣武冠

射仆長人

唐

書王方翼列傳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嘗夜行見長人大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間權右千牛馬純陶朱新錄眉山入程之祥朝

譏守單父云崇寧二年約中大水江中流下一褐衫為人所待長二三大先是有數獵者從禽于峨嵋山行十餘日忽路之遠近者至一處山川極險深隔澗有衣人踞坐旁一虎循若猶大白發弩以藥天射之且什虎乃轉山而去獵者欲過澗視之腥不可近即登大樹伺之須臾其革五六人或男或女未視中箭者左右瞻顧若求其鱗即而扶并以四獵人歸話于人皆莫之信至是始驗其不妄乃知深山窮谷固有異物也

見長人

史記孝武紀公孫卿候名山至米萊言夜見一長人長數丈就之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

入水

見長人

禪林類聚法原門云投于青僧門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云

金因淮地月得照野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

短人

太平御覽方言曰蠶蠟猶指及短也江湘之會謂之蠶昨於及又曰齊桂

林之中謂短蠟東揚之間謂之俯今俗呼小為麻短蠟也俯言俯視也云荀卿子非相篇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齊行若不勝水而定楚國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罵李居魯見知左傳滅紂救鄩侯邦敗於狐貍滅紂武仲也鄩為魯故救之

水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八

七

狐貍也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鄩也公幼弱故曰小子滅紂短小故曰朱儒晏子春秋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人今臣使楚不當狗門人王曰全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為不肖故使王耳古文釋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我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倪晏子曰則如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髻其言好倪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劉向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張華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鶴宰之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着白土之袍帶劍乘車駕晉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韋蒼曰昔秦胡老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季子故於鳴鶴噉中遊長三寸三分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兩陸者寒旃於之乃大呼曰汝雖長尚立我雖短故事休始皇乃使皆代漢書曰嚴延年

為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于貢丹有通於政事不能繼也 樓護為人短小精辨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為伍侯上客 東方朔行詔公半奉祿薄朱儒得省見久之朔給音追駟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昭麻之即賜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水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叩頭請罪居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長九尺三寸俸一相粟米二百四十 朱儒長三尺餘亦一粟米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郭解為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史扶乃能行 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長六尺餘 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 王充論衡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滂勇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為不能將帥滂對有詞理拜潁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短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八

素宏漢記陰后短小舉止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汝南先賢傳曰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為人短小果敢 劉孝明燧煌實錄曰沈海字世震博學善屬文為人短小弱冠屢陳損益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顧渾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固極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誠業緒晉書曰山濤字季野元冠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面蒼澤元自謂形宜絕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收養蒙長纒及三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摘起家大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摘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遠乃為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任至西平太守蔡邕短人賦休儒短人焦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

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八

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眇小丈夫古嘗名晏子短以相齊晏子水不滿三尺而相齊蔡義小而佐漢漢蔡義為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髮髮行步使仰常兩丈夫持乃能行也短主簿王恂為桓溫主簿為人短小故疏曰短主簿長七寸神異經曰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百物不敢犯畏海鵝鵝吞之壽二百歲在鵝腹中不死或云予子故也短黑質充女皆黑如醜而短小是以區區最質選為楚國之賓瑣瑣微容遂入蔡邑之賦焦僂不可使 一人 數稱禮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詩曰夙舉休備不可使後 夜匪解以事一人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

貞左氏曰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愆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執余在疾焉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五書湯誥嗟爾萬方有來明聽予一人誥 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盤庚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作猷 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 蔡誓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八

十

行天罰 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 康誥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君陳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德吐予一人 周官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君奭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予 畢命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 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同命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詩下武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左傳天之愛民甚矣豈期使一人肆其上 襄二十四年管子法法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羣書足用體題 元良 民上 至尊 無二之尊 元良 有慶 多福 正邦 寧家 作猷 賦 偶 存 聖 在上 元良 作君 家 撫 中國 天臨 下 民 四方 無虞 慶 則 民 賴 百姓 有過 罪 非 朕 辟 德 之 中 正 誕 受 休 命 作 之 惟 快 實 關 厥 身 賦 隔 予 或 無 良 實 賴 同 心 之 賜 治 如 不 足 故 忘 無 聽 之 勤 攔 江 網 體 字 元良 存 聖 邦 家 有 慶 用 德 作 猷 賦 向 尊 則 無 二 以 正 萬 邦 之 地 德 為 冠 尊 永 清 四 海 之 臣 四方 無虞 寧 家 歸 朕 百姓 有過 罪 惟 一 人 官人 書 臯 陶 謨 知 人 詩 大 雅 棫 樸 大 王 能 官 人 也 左 傳 襄 公 十 五 年 楚 公 子 午 為 令 尹 公 子 罷 戎 為 右 尹 為 子 馮 為 大 司 馬 公 子 棠 師 為 右 司 馬 公 子 成 為 左 司 馬 屈

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官廐尹以靖國人君
 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怨心詩曰嗟我懷
 人其彼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所所謂周
 行也傳于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
 三百韓非子外儲說左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文中
 子中說事君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既遠曰周
 禮胥史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已而已非假之以事器
 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設古者士登乎任士謂後遠也後王命為
 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新唐書陳子昂傳陳子昂奏八科二官
 人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
 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
 則天下之賢集矣唐繪劉廼字永夷天寶中宋昱知銓事廼方調因進書
 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
 官人兩任其責昔禹徵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
 徒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

永樂大典卷二十九百七十六

十一

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
 父圖書考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
 嗇夫故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以後於椽椳龍吟虎嘯希聲也尚
 判舌之感必下於蛙蛇豈不悲乎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
 其臨節則冠鴻深沈之事亦可以窺其門闕矣宋歐陽文忠公集議學狀
 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

未辨若遲取之歟待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
觀人 家語荀王孔
 士先以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
 子問漆雕憑

曰子事滅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滅氏家有守龜焉名
 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貳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
 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大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
 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
 見孰克如此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反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相馬以與相士以居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以以
 辭取人則失之宰子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庾哉
 人馬庾哉曾子脩身章故曰昔心之汙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

外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
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
事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憚也喜之而觀其不踰也飲之而
觀其有當也是故臨事而不衆者鮮不濟矣孟子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惡宵中正則眸子瞭焉宵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莊子吾見
若眉睫之間吾固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荀子古之人其取人有道
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
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
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
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
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
可誣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相
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非相術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
右也惡扁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
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大略局管子觀其交遊則

其賢不自可察也 鶚冠于天則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
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事通鑑綱目魏文侯問相
於李兌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
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史記聰明深密而近於死者好諛人者也博
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西漢書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
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 帝詔薦蹇之乘不
騁千里之望燕雀之嗜不奮六翮之用棠棣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
子不乘帝王之璽欽傳劉向說苑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有鄙心
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談於兩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
愀然清淨者兼經之色也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 管仲問東郭垂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云云惟深為士之接
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慮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等
賢局淮南子上論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
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史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
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知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楊子稱
觀乎賢人則見求人可馬老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味于其觀

乎聖人則見賢人。老曰：卓犖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老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東漢書：燕鎮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相者，謂班超。當封侯萬里之外，起問其休咎。贊：陽子三王，領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目定矣。加之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晉書：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是以亂道。或違命于家，子士之賢否於文章上，未可見而於利欲上最易見。劉子：馬有驥之一毛，不可謂之驥。龍有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刀，或胡是春，特利日。人已孫陽之相馬，孫陽即伯樂也。文中子：則易子以處貧賤而不攝，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富觀其所與，以遠曰與，貧則任與，好則賤，貧觀其所取，取於善則貴，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貴，好妾則賤，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省心銓：要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宋史：高宗從容問岳飛：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啖芣豆數斗，飲水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故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冷所乘者，日啖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故寡取易盈，好逞秀窮，為鈍之材也。帝稱善。宋張南軒集答葉定：定謂知人之道，自古所難。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至人馬度我。孔子曰：視其所以，至人馬度我。夫孟子之說，非不切要。及觀孔子之言，則又詳且盡。不知於此，可以分聖賢否。曰：孟子之言，是初見其人，要得其大綱。孔子之言，是詳察其人終身事。言各有指也。後之欲知人者，當無用之。以孟子之言觀人於初見之時，以孔子之言察人於閒暇之際，則不差矣。語錄：晦叔問觀人之法，孟子曰：只聽其言，觀其眸子。孔子既視其所以，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二者同矣。曰：孟子之說，一見可知，其人之大綱。如今見一人，聽其議論，觀其容色，其趨向亦可見。如孔子之說，又詳審視其所以，視其所為也。然後觀其所由，義乎利乎？若由於義矣。又察其所安，其歸宿處也。視輕於觀，觀又輕於察。又問：此說用之自觀可否？曰：只是觀人，若是自觀，則太輕。使難於察，上用工。觀過斯知，仁亦是觀人爾，非自觀也。密齋筆記：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閒，謀以觀其誠；四曰明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八

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
態。八證備則賢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證以觀
察之。作官人以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
隱約者觀其不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恬壯者觀其深慮務行，而
勝私者觀其意憲謹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
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
方省其喪衣，觀其真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誤之謀
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溫之
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
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狎，適之以觀其不倦，覆其微言以觀其精，曲省
其行以觀其備，莊子禦寇篇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智，急與之謀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證至不肖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
子觀人之法，最為詳密。蒙莊潛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誦斯言，乃知蒙莊一
書不皆寓言也。劉炎通言：遺愛不迫其人，未可量也。處常失措其餘不足

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八

十四

觀也已。又曰：軒冕榮身，視之若無；單食蓬戶，視之若有所。世中之所有
者大而外之所無者小矣，所有者大無不可為，所無者小無復可污。又曰：
外夸而內歛者必為人之所不肖，為貌謙而實至者必能人之所不能。為
元胡祗適、紫山集人之知見志趣賦，分既定苦不可移，小不可使之大，近
不可使之遠。士夫居閑不喜觀書，好為博奕，牧猪奴之戲是也。蓋以讀書為
苦，而以博奕為樂也。衣冠則士夫見趣則牧猪奴，耳居官者不以政治為
業，致君澤民為樂，而日以優伶女妓酒色聲樂為娛，其位則卿相，其志趣
則伶倫也。唐莊宗身居九五，甘雜俎優，至於批頰喜不為辱，此賦分之卑
凡也。善觀人者觀其趣，向作為可以卜其吉凶禍福。晉武帝之所不求者
所言皆家人常事，而無經國之遠謀。故羊叔子之先見識，晉武之易足易
滿，故曰：平吳之後，方勞聖慮，馬援之見公孫述，出曰：區區修飾邊幅，如偶
人形，子陽非底蛙耳，真知人哉。使公孫述之知識才量在於此一六合則
不吐哺走迎，則袒憤坐迎矣。凡說細娛而不圖大惠，私小知而不求遠謀，
皆賦分使然而莫之能移矣。尚意者論策，故論人者不當觀之於春濤，
洶湧之時而當觀之於霜降，水涸之際不當求之於春華繁茂之日，而當
求之於枝葉剝落之餘。敬齋泛說：觀人之術或取之於竹頭木屑，或

取之於復復開物或取之於所居必茸或取之於道塗之案及夫史滿之

嚴陳仲舉不掃一室便見一生不了了矣

事實韓非子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

忍麋人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

罪益信國語周語阿陵之會左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視遠望視遠也步高舉足高也晉卻錡見其語犯後也卻擊見其語迂

迴如洪於人卻至見其語佻好及其功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周佐齊竹

師又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也善惡良賤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

馬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手魯侯曰寡人懼不見於晉今君曰將

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替史馬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

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

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

不少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

乎觀存忘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

遠日絕其義滿建也言日日絕其且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仰正有

節今少高夫且弃其德也言奕日反其信與成也反違也聽淫溢也日離

失也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後也動後德行也以庇信後也

言行相復為信也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利萬事之皆名也故不可不

慎也偏喪有欲喪之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有有發及及身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一 十五

也既置也喪則國從之晉侯與二吾是以云與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

與少也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上三人也

復有五人為五大夫故疏曰八卻高位寔疾顯高者近危也近危也則也

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五也清若廣音酒馬味厚者其毒也也今

卻伯之語犯叔适季伐伯錡也叔擊也季至也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

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

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來也人過怨之本也唯善

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隣於不修必受其

禍國德以國有德也隣於不修於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偏於晉而鄰於

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

晉之令謂叔孫僂如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僂如簡王
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救三郟十三年晉侯弒齊人殺國武子
在魯成十八年對向說苑 齊景公曰吾聞高繚與夫人遊寡人請見
之安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
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持祿仕之臣也何以補君孔叢子記
表衛出公名伋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觀察之猶
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
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
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
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
所舉人吾人耳目之是則耳目終無已也言舜之舉人吾人親耳目
之是則已之則耳目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付可付亦如堯之付舜則已
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黷首立乎側齊君平公
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黷首於先生也子思
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假得寄節於君之境內節乃
其所可也從繼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黷首非假所病也昔堯身脩十

尺肩乃八彩實聖身脩八尺有奇餘也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
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望視猶若望望視或虎背背倭亦聖前首也
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
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假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
也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馬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
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
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
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咄咄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
趙文子晉獻太子趙武也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咄咄然如不出清其
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及利死不歸其家此其為有德
者也咄咄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
屠商蓋古商之為者有身修八尺鬚髮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
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是乃屠商之姓也子高於
市見之不知其姓也但口首商齊王點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
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孔叢子太中大夫鮑考曰鮑考又無
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充疏色厲矜莊儀容水寒似若能斷而

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強馬而不能勝量似若弱馬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孔子之後事常時人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往高氣亢戾多意倍踣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者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復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彌此強名乎哉淮南子論孔子辭廉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孫叔敖決期之水而淮寧晏令廬江是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以弟也擊劇以弟罷勞之責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察故勞勞佚之即是以是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緇古萊編謝元尸淮淝之寄象成不然獨軒超知之曰吾在桓府見其仗才雖復後之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桓溫決伐蜀之計衆疑未易獨劉惔知之或問其故

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甚如嗽蘆留白陶侃知庾亮之實政米價不谷王導知王述之不癡鍾毓因射以知魏舒之才王濟因騎以知王湛之晦若此者衆竊謂晉士亦善覘人矣自微占著偽不術真孰謂其皆清談乎故君子必克勤小物